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石屋續瀟 第一卷 分卷一

◎胡雪岩之好色 胡雪岩既致富，蓄妾三十人，衣以錦繡，而色皆殊。常分兩隊，與其婦各率其一，仿象棋指揮作戰以為樂。雪岩設慶餘堂藥店於大井巷，修制鹿茸、龜膠及諸滋補之品，日食皆珍物也，以是體充健，白日行房事焉。雪岩之致富也，以太平天國得勢江南，王有齡、左宗棠先後撫浙，皆依其辦軍需，其所置銀號曰阜康者，馳名國中。阜康一紙書，可以立措巨款金資也。以是雪岩亦不寧厥居，而所至有外室。有某告余曰：雪岩一日渡錢塘江至蕭山，於橋中見一女，有色，即為其所從客稱之，客其銀號伙也。雪岩歸過其地，則已於女家為其置行館，女出拜稱主人矣，雪岩大喜，蓋伙知其意，為貨女母成之，雪岩數宿而歸，留銀五百兩。後月復資之，每過江安焉。

◎清帝惡洋鬼子

吾鄉孫子授太世丈胎經，清同、光間，仕至侍郎。嘗充毓慶宮教讀，謂同僚中有佩計時器者，一日為穆宗所見，詢為何物，文具以對，穆宗遽取而毀之，作色曰：「沒有這東西，便不知時候？」又時為歐洲人小偶像，成輩列之，以刀以次斲去其首，曰：「殺盡洋鬼子。」按：清室祖宗頗崇歐洲技巧，故宮尚存奇異巨鍾，皆乾隆以前歐洲各國所進也。穆宗不應未見，蓋以文宗為英法聯軍所迫，出狩而死于熱河，以此致恨耳。後一事據吳永《庚子記變》（書名或誤，記不真矣）謂是德宗事，然餘聞之餘母，餘母則述先世所聞也。

◎張之洞

清代官場禮儀，皆有定制，著於《會典》。司道謁督撫，督撫不迎，而司道退，必送之儀門。蓋故事於二堂治事，距儀門數十步耳。後多別設簽押房治事，而延客或在花廳，則距儀門遠矣（儀門在大堂暖閣後），以是督撫送客僅及廳門而止。張香濤大年丈之洞，南皮大家也。兄之萬狀元及第，官至尚書；濤丈亦一甲第三人，一門鼎貴。及總督湖廣，垂二十年，恃資望驕蹇，惟禮名士，視僚屬蔑如也。布政使某者（忘其姓名）負時譽，濤丈亦不加禮，某不平。一日，白事已，告退，濤丈才送之廳門，蓋習以為常矣。某忽曰：「請大帥多行幾步，本司尚欲有白。」濤丈不意有他也，從之，而某殊無所白。行及儀門矣，濤丈乃曰：「貴司果有何話？」某乃反身長揖，曰：「實無話，儀制督撫送司道當至此耳，大帥請便。」濤丈為之氣結，然不能斥也。

濤丈起臥不定，或數夕不寐，或一睡數日。其睡不擇時地，往往即於座上合目，侍人急以身支之，更番至其覺而罷。一日有急事當人奏，其性本急，立命起草，親有更定，即飭繕發。故事：發摺（奏書通稱奏摺）當備香案，行大禮，鳴炮以送，吏役悉以具矣，而丈已合目，如是伺之者三日始覺，則咎侍者，然已無及矣。

◎大成教魁

沈廸民來，談及大成教，廸民曰：「王錫朋與先君共事張勤果曜山東巡撫幕（按：曜，錢塘人，孫慕韓丈寶琦之婦翁也），其私行極好，官知縣亦極清廉。然其學則糅合三教，而實則歸於道，道又為漢魏以來之道教而非黃老也。門下無所不有，達官貴人至於販夫、走卒、男女老幼無不收錄。清末，大僚如毛慶蕃（按：曾官上海道護理陝西總督，又清學部尚書榮慶亦其門人），近時則倪嗣衝、王占元皆出其門。受業者先以占卜，卜皆應其人，是以共神之。既執贄則授以真言，甚秘。其弟子事之如嚴父，偶違師旨，則長跪謝罪。一日，慶蕃侍其游杭州之西湖，偶失旨，即然。從者如雲，不敢避也。其教統則自伏羲炎黃以後，雖文王孔子不得與，直至周敦頤。得濂溪之傳者即周太谷也。太谷嘗在廬山設教，有人容貌衣履甚怪，來從受道，既而其人驟然不見，索之池畔，得贄帖，乃曰：「此龍王來受教也。」人共靈之，從之者遂眾。錫朋實得其傳焉，錫朋說《論語》『學而』一章，謂隱藏『麟、鳳、龜、龍』四字，其怪誕皆類此。居蘇州，裡中人莫非其徒。錫朋知餘亦家蘇州，欲來會，餘以父執也，先之；既而來報，弟子塞途，皆從於輿後。」廸民又曰：「《老殘遊記》中之三教大會，即寫此事，蓋鐵雲亦此中人矣。」餘按：《老殘遊記》中之山東巡撫，即張曜也。

◎圃耘先生之盛德

餘家故業農，至曾祖父圃耘先生，始自紹興縣東勝武鄉懷錢二百文渡錢塘江抵杭州，時年十二，子身無所依，遂投一制履師為弟子。及壯，自設小店於橫河橋（今名東街）。先生性嚴質，所制履工料皆不苟，其底使堅硬如板，以故步雲齋之鞋，名於省會，而得積資焉。然先生不自吝，人有稱貸，必滿其意。每當歲除，即以小红紙封銀五分乃至數錢，於昏夜出巡僻陋，密聽貧困有嗟窮者，即乘隙投封而歸，歲有所費，不恤也。久之，人知為先生所濟，來謝，先生亦不受。及餘祖父舉進士，官京曹，始以店授弟子陳元泰，而就祖父之養。先生不習宦禮，苦之，祖父之同年友來謁者，修後生禮呼年伯，先生長揖之曰「太年伯」，遂深居不易見客。

◎清帝惡疾

清帝死於痘者二：世祖及穆宗也。然穆宗實以梅毒致崩，飾為出痘耳。

◎父子平等稱呼

建國前，自由平等之說，與西賈之舶俱至，少年聞之，競相傳話而主張焉。吾杭夏穗卿丈曾佑，以光緒十六年春試為進士魁，入翰林，其於書無不讀，重譯之籍亦容心者。其子元■栗自杭州求是書院轉入南洋公學，復遊學於德國，歸為北京大學教授，以善相對論名。其在公學也，作書與穗丈，徑稱穗卿仁兄大人，穗丈得之莞爾，即覆書元■栗，稱浮筠仁兄大人，浮筠，元■栗字也，穗丈不諱，笑語友好，皆服其豁達。同時，陳仲甫與其父書，亦然。仲甫，獨秀故字也。其父以道員候補於浙江，不修邊幅，仲甫習其風，風流自任。某年，邵裴子寓上海一逆廬，聞鄰舍嬉笑聲甚大，自窗窺之，則仲甫擁其妻妹，手觸其發窩以為樂也。

◎張宗昌

張宗昌，少失父，母再嫁，以多力為小鬍子。既洗手，猶為海參崴無賴魁：包娼、包煙、包賭，入戲園占位獨優。妓女至海參崴者，必先奉於宗昌。辛亥革命，陳英士任滬軍都督，宗昌緣李徵五人英士部下為團長。二次革命，英士失敗，宗昌亦北還，復度其流浪生涯，時已窘困，得俄人周濟之。後輾轉歸張作霖，以此起家，踞山東最久。宗昌雖富方面，無賴之習如故，見好色，必致之，妾至數十人。及敗，居北平，就其宅延少年教其妾讀，宗昌時時就聽之，其妾故多不識字者，亦不習教規，鶯鶯燕燕而已。

宗昌既富貴，物色嫁母，得之，事之致孝，母所嫁侯姓者迎與俱來，館之客舍。及除夕，作家人宴敘，而其母獨不樂，宗昌覺之，遽呼：「請侯先生來。」侯至，與坐，其母乃進觴。湯爾和雲。

◎湯爾和晚節不終

湯爾和初名調鼎，姓名與明末一民族烈士同（見《汪有典外史》），後以字行，故為武進沙氏子，承其姑夫為嗣，姑夫錢塘人，爾和遂籍錢塘。其少長在江北，習武藝，能劍擊，又能醫，復善管樂，弱冠已為童子師。詩學選體，古文詞慕馬班。年二十七，省墓杭州，其表弟魏易（與林琴南譯小說有名）時教英國文於養正書塾，塾為浙始創新教育機關之一也。魏易勸之入塾，學即為諸生冠，尤為總教習陳黻宸所激賞，爾和亦接受其革命思想焉。未畢業，游日本，就學於成城學校。清光緒末，俄來侵奉天，留日學生組織義勇隊，推爾和及鈕永建先生歸國，謁北洋大臣袁世凱請纓。時世凱於督撫中負盛名，魏易之叔父方從事世凱幕府，欲因以說世凱。然清廷視留學生，固皆革命黨也，已有令督撫防之，魏易之叔父亟揮之去，遂南歸，為教員於浙江高等學堂。各省初設督練公所，溫州人陳蔚亦出陳先生門，總辦江蘇督練公所，招爾和任科長，科長秩比知府，爾和不樂久其職，復遊日本，習醫於金澤醫學專門學校。畢業，還浙，就浙江高等學堂教務長。辛亥秋，浙江光復，都督湯壽潛使代表至湖北，謁鄂軍都督黎元洪。時

孫中山先生自英歸國，各省軍政府代表因商組織中央政府，遂會議於江寧，選孫先生為臨時大總統，元洪副之，爾和實為議長，致證書焉。歸浙，任政治部民政司簽事，范源廉長教育部，召為國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校長。「五·四」運動時，餘任北京小學以上各校教職員會聯合會主席，而爾和在國立八校校長中實執牛耳，得相配合，以與政府周旋。十一年，佐王寵惠為教育次長，寵惠旋受國務總理，爾和代之。羅文乾長財政，以奧國退款金佛郎案為吳景濂所陷，被拘於法院，寵惠不能救，而又不肯辭職，爾和爭之，寵惠乃從。時顧維鈞任外長，維鈞、文乾、爾和至相得。後因同受吳佩孚之招，又為張作霖客。乃維鈞組閣，爾和任財長，其後一度任內長。爾和有治事才，見事敏捷，然不能無蔽。餘嘗謂爾和一日能察輿薪，一日不見泰山，友人邵裴子然之，其所愛日本人也，亦以此持其家。爾和既歷仕途，樂而不倦，又交王克敏，浸喪其操。克敏少習膏粱，服食奢侈，又好聚骨董，爾和染焉，居處甚拓，出以汽車，食具魚翅，三五日宴客。其所蓄書畫，非餘與裴子所為鑒定者，率贗鼎也。北平琉璃廠為古玩之藪，鋪人所喜而迎之者兩總長，即爾和與易寅村培基也。餘初至寅村北平東城寓所，觀其所陳盡偽器也。及其為勞動大學校長，家江灣，則客次懸其鄉先輩彭玉麟所寫梅花屏幅亦非真跡，斯誠可異矣。「九·一八」以後，爾和家時有日人影佐、梅津、本壯者流之蹤跡，而爾和卒沾偽職以迄於死。其居偽職時，出入警蹕，所經通衢，行者止，以待其過。死後，二子即爭遺產而相惡焉，然聞其女阿燕者，嘗不直其行。餘與爾和同學，又有金蘭之盟，晚歲竟異趣，以不能匡救為憾。

◎中美同俗

廿四年十一月十七北平《晨報》刊有《僑居雜記》，其記北美新墨西哥省伽落普車站之南四十里租尼之母係社會，婚姻制度，男嫁於女，若得女之許諾，則女以手磨之玉米麵送於姑，姑報以潔白之鹿皮相贈。夫原始社會，本皆母係為先，故有「上古知母而不知父」之說。惟此方以鹿皮相贈，似與許慎《說文》所謂禮「麗皮」皮納聘者同（麗為鹿之轉注字），豈風習相同耶？昔年有在北美地中發見中國象形文字者，似亦在墨西哥也。因以為中國人實先有其地，然則此乃中國遺俗耶？貴築姚大榮，餘嘗與同宴席，其人老矣，所著書數十冊，餘假而觀之，蓋本鄒衍「大瀛海」之說，尤極其恢廓，博徵中外異聞，不知已收此否？憶不真矣。

◎北平糞道水道之專利

在北京大學第一院三樓休息室中，俯見有出糞工人百餘，各持出糞之器，自東而西，蓋市政府欲於今日實行接收出糞事，由官辦理，而糞商反對，為此示威舉動，此百餘人皆向市政府請願者也。北平民家出糞清廁之事，有所謂糞商者包辦，各據若干衚衕為一道，不得相犯，住宅亦不得越本道而招他道糞商出其積糞，故本道之糞，實為本道糞商專有之權利。彼所盡之義務，則僱用工人為住宅出糞而不取工資，遇新年、端五、中秋三節日則索犒資，資須二份：一為商有，一為工有。糞商之於出糞者，一如普通僱工之例，予之食宿，工資至微也。糞商置糞窖中，半以土而乾之，然後以善價而賣諸鄉農。大抵春夏間值最高，故工之出糞勤。及農事既竣，需糞亦減，則出糞亦漸惰。然北習無論男女，皆洩於廁，一宅之中廁或不止一，故惟夏令稍感出糞不勤，穢氣蒸發之苦，餘時勤惰無傷也。近二十年，南人居此者，不習於登廁，則如南俗用空桶，出糞者因藉口非其宿業，別索工資。始，每桶月止須銀幣一角，近則自二三角至七八角，今竟有超過一元者。不遂其需，則不顧而去，如傾糞廁中，即並廁不復清。無可奈何，必償其願。如欲易人，則格於糞道，雖鳴諸官，不得直也。彼糞商者，多以積資至巨萬，聞東城一糞商，擁資至三十萬元矣。市政府欲革其弊，善政也，然聞有內幕，卒亦屈於糞商焉。北平無自來水裝備之區，皆由水工取於街井，挑送至宅。用水分甜苦，甜水價高。而水井亦為水商所專利之具，其水道之制與糞道同。居人頗苦之，南人尤甚。此種社會組織，亦即經濟組織之一，水糞商皆剝削階級也。

◎蔣百里之自殺與被幽

蔣方震，字百里，浙江海寧人，蔣固海寧大家也。百里儀貌■失麗，姿地聰敏。清光緒戊戌，浙江始有新式教育機構，百里肄業於杭州求是書院，為監院陳仲恕丈所賞。未畢業，赴日本學陸軍，因娶日女為婦。辛亥，浙江光復。元年，其同學蔣尊簋任浙軍都督，以陳儀為軍政司長，百里為總參議輔之。二蔣，吾浙少年軍人之翹楚也。然尊簋旋去浙，百里亦行。仲恕丈任總統府秘書，薦百里於袁世凱，世凱賞之，使長保定軍官學校。吾友徐驚忱朔，亦學於日本，治炮術，辛亥，隸徐紹楨部為標統，紹楨反正，驚忱以所部與鐵良戰於金陵紫金山，僅以身免。百里因招使教於軍校。驚忱語餘：「軍校學生有謀反袁世凱者，百里大懼，一日，召學生致訓，學生多不為動，百里益懼，遂以所佩手槍自戕，不殊。」仲恕丈告余曰：「世凱於午夜得軍校電話報告百里自戕，立召陸軍總長段祺瑞，使偕總統府醫官即時赴保治其疾，且語以專車已備。」其寵遇如此，以百里忠於己也。然驚忱頗薄百里，謂其性易變，不可恃。百里擅戰術，雖不將兵，而同學弟子遍軍中，蔣介石、唐生智皆出其門。介石初不之重，生智以湖南反介石，百里實唆之，以是為介石所幽。百里故嘗游德國，悉希特勒之所為，及被釋，遂以所謂政治警察之計劃獻於介石，乃得信。此餘聞之百里之所親者。餘與百里同事浙軍都督府，其從子復璉又及餘門，然餘與百里無往還。

◎俳優 戲劇 歌舞

《莊子》云：「獻笑不及俳。」（獻借為僇，字亦作嬉）《戰國策·齊策》：「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。」《急就篇》：「倡優俳笑觀倚庭。」《左·襄廿八年傳正義》：「優者，戲名也；今之散樂戲，為可笑之語則令人之笑，則也。」《通典》：「散樂，非步伍之聲，俳優歌舞雜奏。」據此，可知俳優所為，以必致人笑為目的。此今日之丑角戲也。特今之丑角戲，僅科諷致人笑耳。其名俳優者《說文》：「俳音，步皆切。」以此知俳優實是排憂，本是戲名。以名其人，遂曰俳優。據唐人稱為散樂，亦正如今丑角戲不入大軸矣。今丑角戲無大樂，又《通典》所謂，非步伍之聲也。

古之所謂恢諧，亦曰滑稽，本屬俳優所為。《漢書·枚舉傳》：「臯不通經術，恢笑類俳倡。」可證。東方朔入《史記·滑稽傳》，滑稽即恢諧之借字，恢諧又即《莊子》之「齊諧」，齊、恢亦以聲類相同而借為俳，滑稽、恢諧則連綿為詞耳。傳載朔與舍人之相語，使舍人被笞而呼〔B17K〕以樂武帝，是知東方朔亦武帝以俳優蓄之者耳。今有兩人對話，屈折不窮，而所言無義，特可以引人笑樂者。親戚家有吉慶之舉嘗致之，亦樂技之一，而實古之滑稽也。

今之滑稽戲，不事裝飾，亦無音樂，不知於古何如，然如優孟為孫叔敖衣冠以感悟楚王，《御覽》四百八十八引《語林》：「董詔為魏武帝重臣，後失勢，文明世，人為衛尉，詔乃加厚於侏儒，正朝大會，侏儒作董衛尉啼面，言太祖時事，舉坐大笑，明帝悵然不怡，月中為司徒。」可見古之俳優，不僅以語言致人笑樂，亦有裝飾矣。宋楊大年為文效李義山而過之，號「西崑體」，譏之者令俳優為義山衣百敝之衣以相戲，則宋世猶然，此則今故事戲之由來也。彼時專以諷刺取笑，如優孟所為，實具詩人諷刺之旨，詩所謂善戲謔兮，蓋其椎輪也。至如《語林》所記，出於董詔之指使，為己富貴之圖，其事可鄙。如以其本身言，亦對明帝為諷刺也。然據此則不獨取材故事，即當世人物亦可擷為資料。往年，上海為諷刺時事而盛行「活報」，頗與此符。

今之戲劇（指舊式者），可謂句括三類：如上所舉二類之外，其一則武劇也。餘原戲劇之名，於古蓋曰僇劇。然元人所為名曰劇者，劇或以聲類之故借為曲，曲之為義，取其一唱而歎，是曲折之旨，而曲字本是器名，其正字當為區，曲即古之謳耳。如劇屬戲之形式言，則戲當為僇，劇當為劇。僇者，字或作嬉，卜辭中止作■，或作彳■，其字從女從■，為鼓之次初象形文，女為奴之初文。餘以金器文中之婦即帶奴為例，則嬉即鼓奴。《說文》：「僇，樂也。」樂與鼓一字，則嬉以從■得義，司鼓者為嬉耳。古代征戰，以鼓進，以金止。而舞之起原，實為表勝利凱旋之快樂，故其初文為武，武於文非「止戈為武」也，其象形文在卜辭中作一人持戈而揮之狀，明其始摹擬戰狀為武也（《唐書·四夷傳》言吐蕃舞事可證），仍助之鼓以為威。今大軸武戲，全為寫戰鬥之實狀可證。鼓為樂（禮樂之樂）長，而樂以樂人（樂者樂也），故後以戲為嬉而戲、嬉有樂義矣。劇者，致力之義，劬之轉注字也。《說文》■字下云：「相鬥不解也。」然非■字本義，正是劇字之義，然則嬉劇者，謂有音樂之舞，此初誼也。後隨文化之轉進，而戲劇之內容包含益富，遂如今日之戲劇矣。

◎車夫之言

三十三年六月十日傍晚，掣龍佩散步通衢，遇一人力車夫，踞而數其所得之鈔，餘因詢以日得幾何？曰：「最多不過三百元，尚非每日皆可拉也（上海人力車一輛，率二人分朝夕拉之，亦或分前後日拉之），少賺時，日止百餘元，而一飯即須百餘元，飯每碗五十元，兩碗下肚猶不覺也，增一蔬十元，實不足以飽腹，然腹不飽即無力。」又指其車輪上橡膠胎已壞者曰：「車租每日百元，胎壞車主不管換，修費要我擔任，每修要三十元。每日又要打氣，每日打氣一次要三元，打兩次要六元矣，與行主理論，不顧也。」又曰：「如每日要多賺？」即指其腿曰：「要靠此。」餘又詢其家口幾何？曰：「三人。」余曰：「皆賺錢？」曰：「只二人賺錢，其一乃母親，不能算也。」餘幾為之淚下。嗚呼！此真正之社會基本分子，其生活之狀如此！許緘夫亦謂嘗共一人力車夫語，車夫謂「現在車錢以十元起碼矣，但生意更壞，不坐車者多也」。噫！何以致然耶？誰之罪耶？

◎國號不宜省稱

至中山公園觀侯子年畫，頗能融會中西，有數幅極佳，然餘無力致之，亦復不欲致之，以其題款盡書民廿四年，似不可通也。餘昔作書，有仍襲前人用干支紀年者，亦不可通。因如不冠以年月，則不知是何代何時之甲子，既書年月則此又為贅，且甲子初止紀日，不以紀年。前代於紀元下更書甲子亦自有義，蓋有一帝而紀元屢改者，增書甲子，乃便推算耳。今國家紀年，由元二以至無疆，自無此必要矣。故餘近書每記若干年，因餘為今之中華民國人，苟非為外國人書者，不妨省去國稱，中華無疆之久，則自元年後固無復也，後人不待考而明矣。至於典禮之詞，自當具書，餘昔書或作建國某年，思之亦不甚安，不如直書中華民國為誠安，以此乃國名，具之不為俗，省之不為雅，簡稱中華尚可，但稱民國已不可。今僅曰民，直不可訓也。然以章太炎之通，猶時署民國焉。

◎孫傳芳

侯邵伯先生於其家，見報載孫傳芳為施從濱之女劍翹所殺。馨遠實一世之雄，崛起群豪間，淹有五省，然終局乃與張宗昌同。其南昌之敗，由餘說浙江省長夏超歸依國民政府，動其巢窟。浙江故有兵二師，然時皆不在省會，周鳳岐師且為馨遠征赴南昌前線。貢先（鳳岐字）故與定侯（超字）及張暄初（故浙江省長載揚字）、俞丹屏等為十兄弟，而貢先資望頗老，知定侯得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軍軍長兼理民政，忌之。即率所部不稟命馨遠而遽還浙。是時，馨遠勢甚盛。蔣介石自率中路與馨遠相抵於南昌，馨遠攻陷總司令部，介石幾不免。貢先既反兵，馨遠恐躡其後，遂退，以致於敗。故馨遠銜餘甚，榜以購餘。然餘甚惜其才而不得善用之者。馨遠近已禮佛矣。異時，曾見靳翼卿（故國務總理雲鵬字）亦數珠一串不離手也。居樞要，握符節，可以自度度人，彼時不知實地修行，歸田以後，數珠在手，合掌百拜，豈能了得？況或不能掃除心地習種，方寸生劫，更持數珠致拜亦何用耶？然而豈獨馨遠、翼卿如此，戴傳賢固在位也。或謂季陶（傳賢字）最聰明，有所為而然。

◎章太炎書札中稱謂

章太炎丈與人書札稱謂，其初與餘者稱「長兄」、「道兄」，後遂免而止稱「彝初足下」矣（彝初餘故字也）。其自署則為「炳麟頓首」或「章炳麟白」。茲讀《制言》第三十一期載有太炎與孫仲容丈書，立辭謹重，後署「末學」，蓋太炎師德清俞君，孫丈與俞君同輩行，而論年亦非十年以長之方也，故致敬如此。太炎別與孫丈一書，中挽孫丈致書劉申叔為講解爭端事，其於申叔可謂篤至，申叔晚行則背之矣，地下相見後無腆乎。

◎紀年不宜用干支

錢玄同所為林景伊《中國聲韻學通論序》，末署「中華民國廿有六年為公元一千九百卅有七年，歲在丁丑，春，一月八日，吳興錢玄同餅齋氏序於北平孔德學校，時年五十有一」。玄同以提倡新文字、新文學得盛名，然此書實不倫不理，既書「中華民國廿有六年」，又書「為公元一千九百卅有七年」，猶為便後人之檢讀也。復書「歲在丁丑，春，一月八日」，則未安矣。蓋舉國歷而復係以「歲在丁丑」，而國歷之首月及二月初旬，實屬舊歷太歲之所在，若三月以後則歲星已移；若謂丁丑實為廿六年之「歲在」，則書一月為不當，必如舊俗書正月而後合，以一月雖為國歷之首月，歲星猶在上年之星躔也。且國歷之首月，亦非當年之春，而實上年之冬，四時以寒燠節序為判也。或據《春秋》書「春王正月，周建子」，則所謂有春亦夏時之冬也，是一月即可為春。玄同之意固如是乎？然與今俗不合，今人言春，仍謂舊歷之正、二、三月也。餘近於署歲月必曰「中華民國某年某月某日」，從國制也，或省署為某年月日，以今別無紀元之名，無嫌也。至乃餅齋則今所謂別號，下實不當連用氏字，以姓氏者，即今言姓名籍貫。氏即阜字，阜為山陲人居之地。上古洪水橫流，則居山上之平原，水退則居近水之阜，阜即阪也。故姓以紀族，氏以著地，後世多以氏為姓，而餅齋非姓非氏也。

◎西方接引佛

印度古代宗教，派別即雜，佛興，乃超宗教意義而進入哲學領域，以其俗故，不能脫離宗教形式，故至今仍稱佛教。今言佛教有大、小二乘，中土所傳，皆大乘義。此由有部諸義，正如此土惠施、公孫龍之談，早被揚棄（觀《莊子·天下篇》可見）。而東晉玄學，已涉空境，故非大乘，無由接受耳。佛之言覺也，所覺者平等一味，然印度嚴峻階級，此理不可得現。於是懸想西方，乃有樂土；期諸彼覺，能相接引。至其懸想樂土，七寶莊嚴，亦由印產多寶，王侯盛飾，以是循思，當有此狀。而諸經為文，乃如實有，此由印度為文，每以想境，寫如實狀。亦猶此土書言鐘鼓虛飾，竟曰：「鳥獸踰踰」矣。古代東方文辭，蓋有此格，而愚者不悟，則謂實有西方樂土，且得彼佛來接於臨命終時矣，所謂癡人前說不得夢也。

◎抱告

《周禮·小司寇》：「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。」鄭玄注：「不身坐，必使其屬若子弟也。」按：清代薦紳之家有訴訟，先遣傭工投狀對詞，名曰「抱告」，即其遺法，然亦可見貴族階級處處佔便宜也。又《大司寇》云：「以兩造禁民訟，以兩劑禁民獄。」鄭注：「訟謂以貨財相告者，獄謂相告以罪名者。」則是今民事訴訟、刑事訴訟之別自古已然。

◎古代契牒文字

觀《流沙遺珍》（金祖同編）所載唐時官私契牒，可以證知彼時官牒實用通俗格式詞氣。今日視之，彼時俗契，亦成深奧之古文矣。餘以金器刻詞，如滄氏盤文，即為當時語體。若集此類，以考歷代民俗文學，亦今日研究文學者之所當有事也。《文選》中有「彈文」一篇，中記獄詞，皆當時俗語。清代訟牒，則以讞詞另附牒後，然所記悉為俗語，即憑當時問答立詞也。

◎「底子好的」

鬱平陳六笙，起家翰林，太平天國軍退出杭州後，即官杭州府知府，擢杭嘉湖分巡兵備道。時布政使為楊石泉昌濬（或為蔣益澧），以軍功致位，六笙輕之。一日，衙參，共在巡撫署官廳，六笙衣冠故敝，其靴有「履穿」之歎，石泉謂之曰：「六翁何不易以新者？」六笙蹶足示眾曰：「底子好的。」石泉陰恨之，蓋譏其不從科第起也。及石泉擢任巡撫，以事奏彈，得報，降四級調用，遂為同知。同知者上可代知府，下可為知縣，俗稱「搖頭大老爺」。然六笙不久復知杭州府，又擢杭道，其後復被謫知杭州府，最久。餘總角時，六笙尚官杭府也。晚年，又擢杭道，轉四川布政使，護理總督印信而終（四川或誤，總在西南邊省）。其在浙，始終折旋於杭州府道兩階，亦奇。六笙當官雖無大建樹，然杭人尚稱之。

◎官場陋習

清時，長官見僚屬，長官坐炕上，而僚屬坐兩旁椅上，然僚屬必面對長官，故率不能正坐，僅以臀之左或右一部著椅，一部則半懸於外，以其足著地支之，又必直其背為敬，故非久習，每每失儀。又屬官不得戴眼鏡，否則為不敬，故見面必摘去焉。以是患近視者，有不悉長官之容貌者矣。辛亥後不拘此，然十一年，湯爾和長教部，餘次之，餘既蒞部，爾和偕餘謁總統黎黃陂，修到官初謁之禮。爾和未入室，即卸眼鏡，且急囑餘亦卸之，餘患近視，以為苦也。餘不覺詫爾和甫作官而染習已若此，然部中無此禮，

蓋總統府猶有清時餘習，想見袁世凱在位時，當必更有甚於此者。

清時用胡俗，相見一膝為禮，謂之打叉；實即周禮九拜中之奇拜也。僚屬以衙參謁長官，長官受拜不答，若平素則答拜，然僚屬必復拜謝之，其捷必使長官無復答拜之時間，故只見左右膝一時齊屈，而實有先後，一致敬，一致謝也。不相屬者，若鹽務官員在各省者，惟巡撫兼管鹽政及鹽運使為直屬長官，他即非直屬，相見以客禮矣，然卑秩亦往往越禮焉，為異日或轉為直屬長官也。

清時官場以敬茶為送客之表示，此習沿自宋代。蓋僚屬問事既畢，慮長官有指示，不敢遽退，而長官無復相語，則舉茶示客可退矣。既舉茶後，侍者即在室外高呼送客，客亦不能不退。此法初蓋為拒絕閒談妨事之法。

◎芸閣論清代書人風氣

《枝語》云：「姜堯章《續書譜》云：『真書以平正為善，此正俗之論，唐人之失也。唐人以書制取士，士大夫字畫書皆有科舉習氣，顏魯公作干祿字書是其證也。矧歐、虞、顏、柳前後相望，故唐人下筆，應規入矩，無復晉魏飄逸之風。』餘謂本朝試事，鄉會試場外皆重書法，故士大夫作字亦合規矩者多，而生趣逸氣轉不及明人也。道光以來，益復挑剔偏傍，呵責筆誤，而唐宋以來相傳之書法益以盡失矣。」餘按：自漢以來即重楷法，特魏晉以前，不以拘墟，且觀六朝朝廷官府尚用行楷，故各依性情，宜露厥美。唐初重楷法，以是歐陽、虞、褚皆皆上乘，此由右軍《樂毅》、《曹娥》之跡，《蘭亭》、《黃庭》之卷，見重太宗，遂為范則（《蘭亭》雖兼行而楷意多）。然規矩雖立而運用無方，故未嘗斤斤一軌，風神灑落飄蕭，仍有驥逸鸞翔、虎臥龍跳之致，力入紙而氣凌虛，所以迥絕於往代，高曾於來世。至顏、柳而雖力自奮迅，要為規矩所制，但非宋人死著紙上也可比耳（米元章不在此例）。明人純學面目，則優孟衣冠也。清代惟包慎伯、姚仲虞、何子貞、康長素可語書道。此外要不能盡脫科舉習氣，若劉石庵似能樹立，然腕不能離桌，其黃夫人遂能摹似之矣。

◎清宣宗嗜鴉片煙

清初場屋之書，以趙、董為范，文猶次矣。餘觀內閣所度是時試卷而知之。至宣宗以嗜鴉片膏倦於親政，杜受田教之「挑剔偏傍、呵責筆誤」以為明察，於是場屋書法亦益就庸俗。至清末又重歐體，而實乃墨豬盈紙，無率更峻秀之致，具宋板方之格，於是魏晉以來，簪花之美，掃地殆盡。

宣宗之嗜鴉片，自不見於《起居注》。《枝語》云：「鄂恒，道光間尤以直著稱，錫厚庵《退庵集》有《哭鬆亭》（鄂恒字）詩，略見其概。聞尚有疏，語涉宮闈，宜為宣廟所深嫉也。」餘謂所謂「語涉宮闈」者，蓋即諫嗜鴉片也。宣宗於清諸帝中有理學名，其貌亦恂恂如鄉先生，衣數浣之衣，知惜物力，然乃有此嗜，而鴉片之戰，即其在位時也。

◎文廷式論董書

文芸閣廷式，江西萍鄉人，從宦居廣東，師事陳澧，其學甚博，中外之籍無不覽也。以一甲第三名及第，授編修，官至侍讀學士。在戊戌政變時，以授珍、瑾二妃讀，陰襄新政，卒為慈禧太后所惡而去官。所著《純常子枝語》，實其讀書記也，積四十卷。汪精衛以聞胡展堂誦其《蝶戀花》詞有「一寸山河一寸傷心地」之句（《雲起軒詞》中已易為「寸寸關河，寸寸銷魂地」），感之，遂為刊成巨帙。此書中凡天文、地理、曆算、文字、經史、宗教、科學無所不謂，雖無條理，頗堪循誦。其讀書時有獨到之見，餘摘之於餘日記中，亦有箴砭焉。其第一卷中《論董思伯書》云：「董思伯書軟媚，正如古人所謂散花空中流微自得者耳，不知何以主持本朝一代風氣。」又云：「董書通顏、趙之郵，惟失之太華美耳。卷折之風不變，固無有能出其上者。」又云：「朱子論書云：『本朝名勝相傳，亦不過以唐人為法。』蓋時代相近，則流傳多而臨習易，國朝之初，群習文董，亦其所也。」芸翁論董書正與餘合，且以孔琳之相比，尤為善頌善禱。然董書實苦瘠，謂之軟媚尚可，華美猶過譽也。思伯書之骨子乃趙鬆雪，晚年乃略有顏意，但無其雄偉。

◎董皇后

《枝語》十一曰：「陳迦陵雜詩《董承嬌女》一首、屈翁山《大都宮詞》第三首皆與吳梅村《清涼山贊佛》詩相應。」又曰：「京師彰義門善果寺有一碑，康熙十一年立，益都馮溥撰文，內稱順治十七年世祖奉皇帝為董皇后設無遮大會，車駕凡五臨幸雲。」又十一曰：「釋玉琳《語錄》云：『順治庚子，奉詔到京，聞森首座為上淨發，即命眾集薪燒森，上聞遽許蓄髮，乃止。』」此芸閣亦信世傳清世祖因董小宛死而遂出家五台也。小宛為如臯冒辟疆妾，近人頗有辯其誣者，而冒鶴亭尤為焉（如臯冒氏為元二八日之後，以蒙古人改中國姓為冒）。或謂迦陵、梅村既生其世，與辟疆為數百里間人，豈竟無聞而泛造歌詠耶？餘謂清初入關，諸王頗納漢女，遂致附會，猶因皇族娶蒙古太后而有太宗後下嫁睿王之說，亦見張蒼水詩矣。諸家之詩蓋緣福臨特眷董後，致欲捨身，故發為聲詩。陳詩明云：「董承嬌女。」必非徒取董姓，況董後為董鄂氏耶？

◎杭州閩秀詩

《枝語》云：

《蕙畝拾英集》，《宋史·藝文志》著錄，餘從《永樂大典》中集得數條，大抵皆婦人詩也。具錄於後：

張熙妻王氏作《西湖曲·菩薩蠻》：「橫塘十頃琉璃碧，畫樓百步通南北。沙暖睡鴛鴦，春風花草香。閒來撥小艇，劃破樓台影。四面望青山，渾如蓬島間。」馬氏詞：餘嘗聞馮上達教授云：曩在京見友人韓擇中親老貧甚，久不得志，其妻有詩寄云：「力戰文場不可遲，正當捧檄悅親闈。要看鵲噪凌晨樹，莫使人譏近夜歸。」蓋近時有《聞登第曲》云：「鵲噪凌晨樹，蹬開昨夜花。」而唐杜羔妻《聞羔下第》詩云：「良人的的是奇才，何事年年被放回。而今妾面羞郎面，君若來時近夜來。」故用此二事激之。韓得詩益勤窗幾，翌歲登科，馬氏復作五十六字寄之，有記頌聯云：「果見金泥來報喜，料無紅紙去通名。」末句云：「歸遣直須青黛耳，書眉正欲倩卿卿。」唐人初登第，以泥金帖子報喜於家，裴思謙登第後，以紅箋名紙謁平康。歸遺乃東方朔事，書眉張敞事，卿卿王渾事，其該洽如此。《白紙》詩，士人郭暉因寄妻問，誤封一白紙去，細君得之，乃寄一絕云：「碧紗窗下啟緘封，片紙從頭徹尾空。應是仙郎懷別恨，懷人常在不言中。」蜀婦田氏嘗有詩云：「桂枝若許佳人折，須作人間女狀元。」嘗有黃公舉妻詩以其詞近褻，不錄，其書則佳。

餘按：《西湖曲》是吾鄉掌故，馬氏詩又吾家實，至其「料無紅紙去通名」，雖用裴思謙事，然唐杜羔妻劉《寄羔登第詩》云：「良人得意正年少，今夜醉眠何處樓。」是馬實兼用其意。然亦兒女子應有之情耳。氏不知何代何處人。芸閣稱黃公舉妻書甚佳而以其詩近褻不錄，芸閣尚欲刪《風懷》二百韻以賺得兩廡肉耶？世傳芸閣既以一甲第三名及第，即所謂探花也。梁節庵之妻意探花郎必美男子，慕之投詩焉，芸閣遂與之私通，其實芸閣正是「不是君容生得好，老天何故亂加圈」之流也。不知此事是誣與否？若果然，則是裝點門面以自掩矣。